

歷史與空間

■ 付秀宏

馬伕的背影

北宋時，宰相王旦有個馬伕，為他趕了五年馬車。服役期滿，馬伕轉過正臉，向王旦告辭，王旦竟不相信他就是自己的馬伕。等馬伕轉身要走時，王旦卻馬上叫出了他的名字，念他趕車勤勞，給了馬伕豐厚的賞賜。原來，這個馬伕平日只知趕車，正臉都難露一個，王旦只熟悉他的背面。馬伕轉身要出去，王旦面對那熟悉的背影，情感難以抑制，有一種強烈的自責感。因為王旦從馬伕的背影裡，看到了大寫的「憨厚」二字。

老子曾指出，「澹然無為」可使人「神氣自滿」，「以此為不死之藥」。「精」、「氣」、「神」是憨厚馬伕的三寶，他始終保持平和、穩定的態度。馬伕天天接觸宰相王旦，卻守定自己的角色，性如灶灰，從不搬弄生閒是非，溫和無火氣，默默承載一切、包容一切、化育一切。少說話，不嘮叨，原是人間最好、最高等的風水。

河北趙州禪師最愛說「平常心是道」，「平常心」就是一個「庸」字。不易本色就是保持一種穩定性的「平常心」，即保持恒定的常態。過去有一個詞叫「庸常」，實際上有了「庸」才會有「常」，有了「常」，就會少發生「無常」。

老廟裡常掛一副對聯：「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當念；無邊利土，自他不隔毫端」，它說的是「中庸」。「十世古今」，即所有時間都始終不離當念。比如，一個人從小到大怎麼成長起來？是從一瞬、一瞬又一瞬過來的。除當下一念一瞬，過後什麼都沒有了，而你卻認識到「庸」的高度。「無邊利土」即空間概念，因何自己與外在世界沒有毫釐的間隔呢？就是這當下一念，「庸」者可抵達無邊利土，可在仁德世界中來去自由。居於這個「中庸」位置，如果再用心去托住它，這就類似王旦馬伕的「忠庸」了。

在現實生活中，確實有一大批默默地誠實勞動、不求聞達的人。他們可愛而又平凡，無聲無息地忙碌在生活的某個角落裡，把頭紮到工作當中。人們看不到他們的正面亮相，看到的永遠是他們忙碌的身影。他們也從未把頭從工作中拔出來，去拋頭露面，博得場面上的喝彩。孔子說過，芝蘭生於深林，不以無人知曉而不芳。在寂無聲息中創造出非凡業績者，不因為沒有人喝彩，鼓勵而自棄，這是一種健康

的人格精神。其實，這樣的人，並非注定要默默地生活，也許是因為某種時運關係，一直工作在這樣的崗位上。

很多人處於這種「退藏於密」的狀態，卻不了解這種精神狀態運行的規律，只是從心底裡執行它。其實，無論是儒家的學問境界、佛家的學修功力，還是道家的學修層次，對於並不認知自己精神運行規律的人——卻能長期做自己精神主人的現象，都會發出由衷的讚嘆。

一念之善出來後，把這一念之善變成責任事業完成。這樣的人質樸如大地，並不會過多發聲。老子說，人要效法大地，就是要學大地的「厚德載物」。大地有無限能量可以承載萬物，在千里沃野種莊稼，種子種下去就會長出新的糧食；如溫度適合、風雨配合，大地絕對顯出它的良心。

生命修行有一個簡單方法，那就是尋找與創造最好的自動執程序。觀察自己所處狀態，叫「觀自在」。當觀察到自己正在自動執行一個很好的程序，就用心對它拍拍手說：「做得很好，請繼續執行。」

也有很多人比「觀自在」更深厚，達到了「行自在」的境界，看似一種「無為」狀態，一天到晚只是笑笑，他們內心滿足，深深懂得——淡是人生最深的味，寵辱不驚，去留無意，難得糊塗，吃虧是福。原來，人家早就已經自動執行最好的程序了！

不知道你聽說過這樣一個小故事沒有？山中一顆美麗的小玉石，很羨慕被運到城市裡做了珠寶的翡翠瑪瑙。後來它也被運到城裡，卻和普通小石子一起鋪成了路。有一天，一位貴夫人的一枚小寶石丟落在它身邊，小玉石羨慕地說：「你有多幸福呀，每天光彩照人！」小寶石說：「我有什麼好呀，被打磨得失去了天性，整天被人玩弄，我倒羨慕你呢！」話音剛落，小寶石就被人揀走了。小玉石若有所悟，從此以後生活得很快樂、很開心。

實際生活中，時運也許安排你在一個不滿意的位置上，儘量遠離喝彩，請記住——那同樣是一個光耀、幸福的位置。淡看眾人的關注，習慣過普通生活，腳踏實地，平視眾生，用儉樸的方式維護自己純淨的空間，讓那些塵囂、那些與自己無關的雜碎，不再困擾自身，是一種安靜的快樂。往往能承受寂寞，耐得無人理睬或喝彩的人，才經得起生活的磕絆。



■馬伕牽馬之雕像。 作者提供

當然，人活在世上，都有享受喝彩的權利，都可以幻想喝彩。但每個人都不要忘記——當人面對太多喝彩時，被人捧的名利思想也就愈強，愈來愈難接近平凡。過度追求喝彩，甚至不管正彩還是倒彩，一律要得，並非好事。在追求平等的現代社會，這種自我優越感往往會害了自己。

春秋時代，孔子拜見老子。老子剛洗了頭，正披散著頭髮等待吹乾，那凝神寂志、一動不動的樣子，像處心遨遊於混沌宇宙初始的境域。孔子說：「請問先生游心於宇宙之初、萬物之始，有何情況？」老子回答：「因『至美』、『至樂』而『至人』矣。」孔子說：「先生德行合於天地，還時時修養，天下又有誰非此，亦君子乎？」老子說：「水激湧而出，無借人力自流。古君子之於德行無須修為，就似天高地厚，其本源策動，何用修養乎？」

孔子從老子處回來，告訴學生顏回：「我對於大道的理解，就好像甕中小蟲對於甕外廣闊天地啊！若不是老子的啟迪揭開蒙昧，我並不知天高地厚、仁愛良心。」是啊，世間有一些人，生就是賢德之身，從不抱怨、不歎息、不墮落，只管奮力前行，就像王旦的馬伕一樣，只管走屬於自己的路。世上有些人，也認為應該把喝彩、利益看得淡一些，可一旦到了關鍵時候，往往是「看得破，忍不過」。

生怕自己做出的成績，因別人看不到而辱沒自己；如果你是這樣的人，就該對着馬伕的背影進行一些沉思了。多一點平和心氣，才會有普通人的快樂與內心寧靜。有時，不妨甘於做一個台下的人，淡看一些喝彩。這樣，你也許會突然發現，生命最寶貴的時光不屬於取得成功、受到無數讚賞的時候，而是屬於真正淡看喝彩、享受平凡的日子。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所謂散文

上新聞特寫寫作，有學生問：「這是中文系的課程？」我笑道：「兩者有所不同。新聞特寫是基於事實，文學的特寫多是虛構的。但，它們都可以說是散文。」

散文一詞，「不論在中外，其最原始的意義乃是指與韻文相對的散文文體。在我國，大致上是把有韻的詩賦詞典及有聲律的駢文之外的作品歸屬於散文。」去年訪台，買了鄭明嫻的《現代散文類型論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二零一八年六月），甚喜。上引一段乃是她對「散文」的定義。素來文界最多人書寫散文，因為其範圍寬廣，揮筆成文，就可稱為散文。朱自清在《背影》序中說：「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為正宗；散文的發達，正是順勢。」

「散文為文學正宗」，在中國傳統文學來說，其義不錯。林慧文《現代散文的道路》說：「中國過去的散文的標準是什麼呢？最好拿《古文辭類纂》一部書來說。這部書是中國晚近正統派散文的選集，它的文章分作十三類，即論辨、序跋、奏議、書說、

贈序、詔令、傳狀、碑誌、雜記、箴銘、頌贊、辭賦、哀祭。這十足代表了過去對於散文的見解。」

我少年時代所讀的《古文觀止》，老師便說「這就是散文」。鄭明嫻指現代散文的源流，可以歸納為三項：中國古典散文以及傳統白話小說和西洋散文（Essay）。散文的主要類型，她分為情趣小品、哲理小品、雜文；此外，還有所謂「特殊結構的類型」，如日記、書信、序跋、遊記、傳知散文、報道文學、傳記文學，如此分法，幾已涵蓋了所謂散文的範疇。

鄭明嫻還提出了一個見解：「中間文類」的誕生。她說：「有些作者，嘗試把詩、小說、寓言甚至戲劇等，與散文同級的文類，拿來與散文結合，於是產生了中間文類——一種居於散文和其他文類間的文類。這種詩與散文結合、小說與散文結合、寓言與散文結合等等的現象及作品，與其說是無法歸類的文章，倒不如說是作者突破傳統文類的新嘗試，也因此產生了新的文類。」

其實，這種現象早已見之，如散文小說化、小說散文化、詩性散文等。鄭明嫻說：「可稱為『變體散文』」，這表示散文家已不滿足於既有的各種散文類型的組合，而向其他文類尋求營養，以突破類型界限，希望藉此別創一格，開拓一超越文類的新局面，可說是以創作的實踐來反省散文類型的局限。」

有學生問：「有人說，散文是美文，那用粵語來書寫，可以嗎？」我笑了，散文的語言不應設限的，用淺白文言、純正白話文、港式白話文、三及第、文白夾雜都可以。我這一說，學生都笑了，認為我是反叛派，不合章法。我道：「令人看不釋手、一口氣看完的，就是好散文。你們誰可到此境界？」學生都面有愧色，有說：「革命尚未成功，還須努力。」哈哈！



■這書分析甚詳，值得細讀。 作者提供

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詩語背後

■ 江鄰

覺覺豬、爛瞓豬、瞓豬豬、妹豬、失豬、哨街豬

打從三年前起，新年伊始，筆者均以當年生肖為題書寫數篇（「狗」年寫了廿多篇！）；如無意外，這將成為慣例。

生肖中，與「豬」相關的詞彙可謂不少，有與「豬」的特性有關的，如：「蠢豬」、「傻豬」、「覺覺豬」、「爛瞓豬」、「傻豬豬」、「瞓豬豬」、「陰功豬」、「叻叻豬」、「剝光豬」、「沙撈豬」；也有與「豬」的特性無關的，如：「妹豬」、「失豬」、「哨街豬」、「冚豬豬」。

「覺」除「各」這個讀音外，還有「教」，可這個讀音只適用於與「睡」有關的詞彙中，如：睡覺；睡了一覺；所以如果有中文老師把「睡覺」讀成「睡各」，就真的「笑大人個口」/「笑甩下巴」（賠笑大方）了。

「豬」愛睡，且睡時口微張，像笑着，挺可愛的；有人就用「覺覺豬」來形容嬰兒或小孩睡覺，如：唔好嘈住BB「覺覺豬」！（BB在睡覺，別吵！）明顯地，這種「豬」不是一個稱謂；且當中的「覺覺」讀「教3-4交」，而非「教教」。後來「覺覺豬」也指安心睡覺。

「爛」，作為副詞，有極、過分的意思，如：滾瓜爛熟（比喻極為純熟流利）；爛醉如泥（比喻大醉令身體癱軟無力）。「瞓」，讀「困/kwan3」，有睡的意思。通過變聲母，「瞓」讀成「訓/fan3」；有人就用「瞓」這個邊旁為「目」的造字作為「瞓」的俗寫了。

廣東人會叫貪睡或睡得沉（不易醒）的人做「爛瞓豬」（Sleepyhead）；「瞓睡蟲」，「瞓」讀「合」。由於「爛瞓」予人「懶惰」的感覺，再加上「爛/laan6」與「懶/laan5」音近，無怪不少人，包括有位專門編寫「小學雞英語」的傳媒人，都誤把「爛瞓豬」寫成「懶瞓豬」了。

某人想睡時眼睛欲閉還張，書面語叫這個模樣做「瞓瞓」（讀「蒙龍」）；廣東人會叫「眼瞓瞓」，其中「瞓」讀「蒙4-1」。由於愛睡的「豬」也是這個模樣，有人就叫這個模樣的人有雙「瞓豬眼」，叫這個模樣的要孩做「瞓豬豬」了。

書面語中，「妹妹」讀成「mui6 mui6」；口語則讀「mui4 mui2」。粵語中，兄長對「妹妹」的最常用的稱謂是「阿妹」（「妹」讀「mui2」），也有表示友好而叫無血緣的年輕女孩做「阿妹」的；其他較普遍的則是「妹頭」、「妹豬」（「妹」讀「mui1」）。「頭」作為名詞，可借代人，那「妹頭」只是指她具「妹妹」身份，而非指她在「妹妹」中排頭。至於「妹豬」，應非指她體形像「豬」，而是她多為家中獨女或備受寵愛的女兒，家中上下視之「如『珠』如寶」，乃家中的「掌上（明）『珠』」也。為此，「妹豬」是暱稱，而非貶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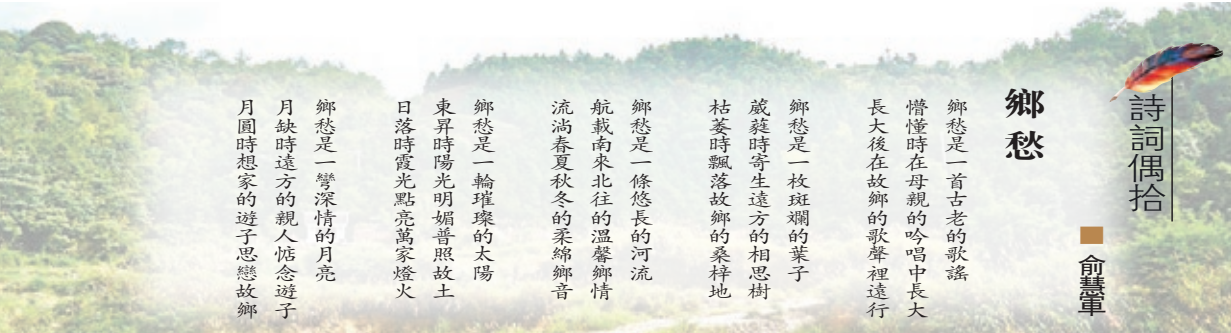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正值香港經濟起飛的年代。為了改善生活也好，為了子女教育也好，大部分中下

家庭的父母都雙雙投入社會工作，致令子女幾乎在極度放任下的狀態中成長。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，「聖誕節」成了港人的狂歡佳節。莫說平時「無王管」（「王」，讀「王4-2/枉」，指上司或長輩）的一群，即便平時嚴加管教的子女在「平安夜」這個晚上也予以放寬——准許夜歸，甚至在友人家中過夜。就是出現了這道罅隙，不少少女就在這夜被騙去貞操或主動把貞操奉上，人們就戲稱「平安夜」為「失豬夜」了。有開通的父母，當女兒在「平安夜」出門時，深知禁阻無效，或會如斯的提點她：「玩還玩，唔好玩到『唔見咗隻豬』/『畀人食咗隻豬』至好呀！」究竟「失身」和「失豬」有何關係呢？這就要由廣東人的一個婚嫁習俗「三朝回門」說起。

「三朝回門」指在婚後的第三天新人回娘家的習俗。首先，新娘可緩解一下首度離家的相思之苦，其次新郎也可趁此機會拜謝岳父母，也認識一下女方的親友。為了留個好印象，男方會帶備一些禮品和「金豬」（燒豬）。女家在當天會把「金豬」斬件，分發親友及鄰里享用，以示體面。「金豬」隨行，有何意義呢？舊時十分重視女子貞潔，驗證的方法是在洞房後新郎檢視一下新娘有否「落紅」——處女膜因破損而有血滴在先前墊在新娘下體的一塊白色絹帕上。這個「處女」驗證方式顯示了時人的愚昧——「落紅」與否，因人而異，且與毫無性經驗的新郎也有密切的關係。男方即便不把「這事兒」公開，內心也會留下陰影，本來可能是一段美滿婚姻就給這一個古老方法斷送了。話說回來，如驗證屬「實」，新郎在回門時會奉上「原隻金豬」。「原隻」表示「完璧」（「處」子之身），所以不能預先斬件或象徵式只帶數斤燒肉代替；又由於「金豬」的諧音是「豬」（處/cyu2；變調→cyu1；變聲母；豬/zyu1），所以「原隻金豬」就好比「完璧處女」；若然沒帶備「金豬」甚或拒絕「回門」，就是說明新娘婚前已非「黃花閨女」了。如是者，上述所說的「失豬」就是指「失處」，「失」去「處」子之身也。

舊時，人們叫那些不喜歡待在家裡，一有空便往街上逛的做「哨街」，其中「哨」讀「saau3」或「saau3-1/梢」，又以後者居多。查「哨」有巡邏的意思，意味着「哨街」有在街上留連的意思。說來奇怪，人們叫喜歡「哨街」的人做「哨街豬」，這也包括那些一抱到街上便停止哭泣的嬰兒，可「豬」基本上都是生活在「豬欄」（豬圈）內，有可能在街上找到「豬」的蹤影嗎？沒錯，這裡的「豬」不指「豬」而指另一種動物——「鼠」。按「鼠」的特性，它喜到處「竄」，符合了「哨街」的性質；通過如下音變：

鼠/syu2；變調→書/syu1；變聲母→豬/zyu1
「哨街豬」原來是一頭「哨街鼠」！



鄉愁

鄉愁是一首古老的歌謠

惜憶時在母親的吟唱中長大

長大後在故鄉的歌聲裡遠行

鄉愁是一枚斑斕的葉子

歲暮時寄生遠方的相思樹

枯葉時飄落故鄉的桑梓地

鄉愁是一條悠長的河流

航載南來北往的溫馨鄉情

流淌春夏秋冬的柔鄉鄉音

鄉愁是一輪璀璨的太陽

東昇時陽光明媚普照故土

日落時霞光點亮萬家燈火

鄉愁是一聲深情的月亮

月缺時遠方的親人惦念遊子

月圓時想家的遊子思戀故鄉

詩詞偶拾

俞羣羣